

夜婆車

1

阿母揀門行入來「阿美遊藝場」ê時陣，我佇撞球間這并就有影著矣。伊遮揣遐相，揣袂著我ê款，我刁故意捎薰出來嘆，嘆予規間茫煙散霧，伊越頭就有看著我矣。

「二十外歲ê人矣，毋通閣定定予我操心擘腹。」阿母行倚來，共球台仔頂懸ê色球辦甲亂操操。

檳榔旺仔欲拚球，姦橋：「創啥湍，莫烏白振動啦！」

「嘿，橋啥？是阮老母呢！」我大聲講。

「喔，是恁老母。失禮，失禮！」阿旺擔頭起來會歹勢。

阿母共薰搶過去踏予化，大隴喉空講：「阿泥，tshit-thô無了時，你閣按呢耍落去，緊早慢會予人捎入去櫛仔內，食無錢飯。」

我應講：「是我ê代誌，你莫管啦！」

「你講過足勢唸經ê老母，就是伊喔？」阿旺仔指阿母。

我招阿旺仔：「莫插伊，咱繼續奕，我毋信今仔日恁爸攏袂贏你。」

阿旺仔嘸一口檳榔，共球排予四序。我先開球，khòk！紅球一下就輾落袋，「tshiàng-suh」食七分ê烏球，閣食一粒紅球，閣「tshiàng-suh」會當食七分ê烏球，哪知影母球煞輾入袋「洗身軀」。

「阿泥，我看你愛連輸三十局囉！」阿旺仔嘸檳榔ê紅喙唇，笑甲喙仔裂獅獅。

「明仔載咱去十三號碼頭煞工後，閣來去『白玫瑰撞球間』比一下仔懸低，恁爸才毋信會輸你。」

「嘿，你毋通袂記得，遐是烏熊 in ê 地盤。頂改，咱佇遐修理 in 彼箍細漢 ê，我看 in 袂放咱煞，愛較細膩咧……」

「驚啥湍，你驚 in 落家私出來？」我哼一聲：「死，只不過是無氣爾爾，二十冬了後，我閣是江湖好漢，堂堂 ê 查埔团……」

我對褲袋仔共薰擲出來，想欲點著來食，阿母雄雄搶過去，嚷一聲足大聲 ê：「恬去！好漢！」

佇遐搦球 ê 人攏驚一越，規个撞球間恬寂寂，干焦彼葩欲死盪幌 ê 日光燈爍咧爍咧。

這陣，我才發覺阿母 ê 手內有揸一項物件，用包袱仔包牢咧，因為伊氣甲手掣咧掣咧，有油一寡水出來，共包袱仔 kah 澹漉漉。

一定是彼个愛哭文仔厚話，共阿母講阮佇遮，若無，阿母哪有可能揣我會著。我叫是阿母會像頂擺佇「白翎鷺剃頭店」按呢，氣甲家己摔物件，繼落翻頭做伊走。彼陣，我佻嬉噹噹 ê 剃頭婆仔阿敏仔，兩人當講甲喙笑目笑糖甘蜜甜，我欲招伊去戲園看電影，是咧演我上佩服 ê 『夜婆俠』，想袂到就按呢無心情矣。

這改，阿母面腔全無全，伊勻勻仔共包袱仔園佇球台仔頂，笑叻叻問阿旺仔講：「因仔，你叫啥物名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阿旺仔透世人毋捌聽過有人按呢叫伊，煞歹勢歹勢檳榔粕緊呷掉，講：「我阿旺，陳興旺，人攏叫我阿旺仔。」

「名號甲真好聽，阿旺仔，恁阿母一定咧等你轉去食圓仔。」

「哪有啊？無可能！」阿旺仔隨應。

「哪會無，冬節到矣，逐家攏愛轉去厝裡團圓。這馬時間已經無早矣，我敢講恁阿母一定咧等你，等甲足著急 ê。」

「哈哈！」阿旺仔笑甲吱吱叫。「無可能啦。」

阿母規個人愣愣，莫名其妙捎無摠。

「伊無老母啦！」我嘛感覺好笑，共阿母講：「阿旺仔從細漢就無老母、老爸，伊一出世就予人放揀，伊真正是無爸無母 ê 孤兒啦！」

「啥物？」阿母 ê 面色暗淡落來，歇足久才閣出聲：「無捨無施喔！真可憐！來，阿旺，遮 ê 圓仔湯予你食，甜 ê，好食喔！」

阿母共包袱仔啟開，挈揸鍋仔出來。我知影阿母看我無愛轉去厝裡過節，專工揸圓仔湯，揣來到遮欲我予食。阿旺仔本成無想欲食，聽阿母講「恁兩人好甲袂輸親兄弟咧，圓仔湯一人食一半感情較袂散」伊才勉強貯來食。

「阿旺仔，你二十歲未？看你這馬就知影 thang 認真做工課，真捌代誌。」阿母趁伊咧食物件 ê 時，輕聲細說講：「聽阿姨苦勸，毋通四界拋拋走，佻人亂使濫陣交參，若是予人牽去做竹雞仔，彼就代誌大條囉。咱愛認真讀冊，讀大學，以後才會出頭天。」

2

「認真讀冊、讀大學、才會出頭天」

我知影阿母講遮 ê 話，是刁持欲講予我聽 ê。

自我讀幼稚園開始，阿母就定定共遮 ê 話，佻便當篋仔貯做伙，橐入去我 ê 冊揸仔底，彼時陣我攏聽無意思，毋知伊咧講啥貨。一直到讀小學五年仔，因為無交補習費（彼陣 ê 學校閣有咧補習），下晡 ê 校園摒掃，我定定予人派去掃便所。

有一工，阮導 ê 去便所放尿擔著我，就好意問我：「藍泥，你哪無愛補習？你頭殼 hiah 精光，補習認真讀冊、考牢好學校、讀大學，後擺就會出頭天囉！」

無補習是足歹勢 ê 代誌，閣予老師講遮 ê 話閣較見笑。彼日，我佇外口趁甲日頭落山才轉去，吞忍誠久才提出勇氣，共阿母講這層代誌。

彼當時，阿母揀彼台擔仔車欲去夜市仔賣麵，那聽目屎那流，輾落佇擔仔頂 ê 鍋仔底。

「阿泥仔，你先共老師參詳一下，隔幾日仔，我就會提補習費去予伊。」阿母假講目睷去塊著風飛沙，拭拭咧了後，展笑容予我看。「阿泥遮爾仔巧，哪會使無補習，阿母閣較艱苦嘛一定從有錢，你免煩惱。」

我免煩惱？阿母哪會欲離開阿爸咧？

彼陣阮躡佇阿爸 in 兜，大娘恰阿爸定定會買好耍 ê tshit-thô 物仔予我，過年時陣，in 嘛會 tshuā 我恰阿虎仔，去兒童樂園坐雲霄飛車、坐海賊船。

阿虎仔是大娘 ê 後生，減我兩歲。

阿爸應該有讀大學才會好額有錢，若無哪會當買一台『夜婆俠玩具車』予伊，彼台車有鉛筆篋仔遐長，裝兩片夜婆翅仔，規身軀烏金甲發光，看起來足威風。

有一擺，我共檳榔旺仔講著遮 ê 代誌。

「冊無一定愛讀佻懸啊！愛哭文仔講 in 老爸連小學嘛讀無出業，這馬嘛做貨運公司 ê 大頭家！這陣，閣想欲出來競選啥物代表，講做代表足囂佻 ê，喊水會堅凍呢！」

「莫怪最近伊叫咱送一大堆日誌去予人，頂懸攏印 in 老爸 ê 大頭相片。」

我恰阿旺仔攏予愛哭文仔 in 老爸倩去做粗工夯貨，送日誌這種代誌算是輕可 ê 稽頭。

愛哭文仔愛哭面，做人真鶻越，根本看阮無夠重，定定共阮展講，伊見擺駛車載阿花仔 in 去都市楚街，阿花仔 in 彼幾個查某囡仔，攏真綴會著時代，愛穿『迷你裙』、紅懸踏仔，伊就定定買寡褲襪仔，擲予遐 ê 姑娘仔去搶，干焦嬌嚙嚙 ê 剃頭婆仔阿敏仔，對遮無趣味。

阿敏仔講：「哼，有啥物 thang 稀罕，有錢無氣質，佻壁壁閣愛哭面，有啥物路用！」

有一改，愛哭文仔駛彼台寶藍色轎車來，叫阿旺仔去掌流線型外殼，閣請阿旺仔入去坐牛皮坐椅，阿旺仔坐甲足爽快，叫我入去坐。

「我無咧稀罕，我有錢欲來買一台夜婆俠咧駛 ê 夜婆車，按呢正是一个英雄，有一日我會趁足濟錢。」我大聲講。

「有錢上好，無一定愛讀佻濟冊。」

我會記得讀高中 ê 時陣，有一暗，我捌按呢共阿母講。

「好啊，好啊！」哪知影阿母氣甲面慄色，愜一下仔講：「你細漢時，我擺足向望你趕緊大漢，這馬……，唉！」

阿母講了，閣吐一个大氣。阿母愈 gâu 吐大氣，尤其佇我大學聯考跋落馬了後閣較嚴重，這陣若像變做入骨削袂角 ê 慣勢囉！

其實，彼改我無去報名、無去考試，因為我知影家己 ê 實力，根本考袂牢公立學校，若去讀私立 ê，註冊費、生活費擺是懸拄天 ê 負擔，he 是加累死阿母 ê 爾爾。

我共遐 ê 錢提去揣頭路，哪知影運途行到卯字，種匏仔生菜瓜，煞予車頭邊一間職業介紹所，白白共錢食去，害我欲哭無目屎。實在講，彼陣我干焦想欲趕緊趁錢，會當家己趁家己開，我足討厭閣聽著人叫我「賣麵蕙仔 ê 囡仔」，嘛厭瘡 (ià-siān) 過彼款食糜配豆乳 ê 日子。

阿母掠準是我考無牢，毋管按恁，我無去讀大學這件代誌，予伊 ê 打擊真大。伊有夠失望 ê，面色青恂恂，提一疊銀票大聲共我講：「無論按恁，你一定愛共我考予牢，遮 ê 錢提去補習班補習。」

「你一定愛讀大學，愛出頭天。」我毋捌看阿母遐爾激動過。

無佻久，伊閣換我 ê 衫仔裾，大下搖我 ê 肩胛頭，講：「毋通予我失望，你愛爭一口氣，袂使輸阿虎仔……，讀比恁老爸閣較懸 ê 博士……」

無頭無尾，阿母咧講啥，我實在消無察仔門。伊話講煞目屎流甲規頭規面，停一睷仔伊又閣蹩蹩唸：「恁老爸欺騙我，講啥物 in 某袂生，想欲養飼一个囡仔，叫我生一个，你出世了後，in 閣共咱惜命命，哪知影 in 某有去看醫生，後來生阿虎仔，了後，規家伙仔……嘿，看袂起我這個庄跤查某囡仔。」

阿母毋知是咧笑抑是咧哭，伊 ê 笑容有悲傷慘感，我毋知欲按怎共安慰較好。

「阿泥，你會怨恨恁阿爸袂？」

我毋知啥物叫做「恨」，若是有，就是無人陪我開講、無人佻我 tshit-thô，抑是我咧睏 ê 時，攏有冷吱吱 ê 霜風，對漏雨 ê 厝頂灌入來。雖罔阿爸彼爿厝袂按呢生，in 生活甲真富裕，毋閣伊卻是對阮母仔囤放外外，無閣插阮 ê 生死。

我會記得彼暝，阿母大氣喘袂離，我麗佇眠床頂想規晡，想甲頭殼碗強欲焮開，就按呢死死昏昏去。

3

阿母煮 ê 圓仔湯，甜度真合我 ê 喙，誠好欸。我共伊呵咗一下，伊就歡喜甲袂輸因仔咧，笑甲目睭攏微去。

「泥仔，你兩個月無轉來厝囉，隔壁劉孀仔紹介輕可 ê 工課，你無愛，偏偏欲走去綴車，逐改我若聽著大貨車 lìn-lòng 叫，就感覺足危險 ê，一暝睏袂天光。你莫食貨物行 ê 頭路，好無？」

啥？叫我做彼款斟茶、拭桌仔、掃塗跤，摒糞掃，袂輸咧讀小學時陣，按呢予人叫去掃便所，我才無咧儼面咧。綴貨物仔車出去，會當四界摸飛，看海看山看光景，有閒 ê 時陣，閣會使去撞球，去揣婿姑娘阿敏仔，開講逍遙自在，惹人毋才會無愛。

圓仔湯食了，我佻阿母離開「阿美遊藝場」欲行轉去厝 ê 時，阿旺仔行倚來邊仔共我講：「我感覺恁阿母足關心你，伊才會定唸你。」

欲轉去厝裡，愛行過七八个青紅燈。夜幕 ê 街仔路冷冷清清，水銀燈 ê 光影白死殺，炤甲阿母 ê 面看起來閣較臭老。阿旺仔講了誠著，阿母一直攏足疼惜我，就是因為按呢才會害伊操勞過度！

霜風透拂拂，咻咻叫，巷仔內傳出電視連續劇演員 ê 對話聲。路口 ê 三角窗，掛一幅足大幅 ê 電影看板，戲園咧搬《大浪子》這齣戲，內底 ê 大浪子正手擲一支銃，倒手

攬一个褪光光 ê 查某人，邊仔停一台足奔 ê 跑車，雖罔無像夜婆車遐威風，毋過這種 ê 男子漢才有氣魄，我愛來看，噃，愛來招阿敏仔做伙看才著。

誠久毋捌參阿母做伙行路矣，伊一路共我 ê 手牽牢牢。一下仔，伊開喙講：「有時陣我會想講，我無應該共你 tshuā 出來外口蹻，你有權利蹻恁阿爸遐過你 ê 童年，我攏無予你有選擇 ê 機會。」

冷風愈來愈透，阿母彼領長襖衫 ê 手腕，予風吹甲 pih-piák 叫，天氣愈來愈寒，兩肢跛瘦 pi-pa ê 阿母嘛愈行愈緊。

敢欲共阿母講「阿爸死去矣」ê 消息？

這是前幾日仔，愛哭文仔對台北轉來共我講 ê。彼陣若毋是阿旺仔共我換牢咧，我就一跤共躉落去，伊閣講阮老爸是致著風流病才會往生 ê，尤其閣刁持佇阿花仔、阿敏仔 in ê 面頭前講甲足大聲 ê。

死？算啥物！只不過是無氣爾爾，二十冬了後，嘛是閣江湖好漢……。我起跛共一粒石頭仔踢予遠遠遠。

行到巷仔口時陣，阿母停落來嚴肅正經共我講：「泥仔，有一層好代誌，大昨日劉孀仔來講，溪南有一个溫姑娘人品真好，昨昏我有看過，生做袂稞，我想講這擺來對看一下，看恁两个敢會當……」

「結婚！著無？哈！」我笑甲強欲跋倒。

我會記得猶佇外島做兵時，阿母就催我有放假緊轉來厝，我掠準有啥物大代誌咧，哪會知影阿母無先佻我參詳，就安排我去相親，相連繼去看三个親情，予我也好氣也好笑，當然啦！逐个查某因仔攏擋袂牢我 ê 屎面。為著這層代誌，阿母對我足無歡喜 ê。

這擺阿母講這個溫姑娘 in 兜足好額 ê，毋過我若想著媒人婆劉孀仔，彼兩齒 phok-phok 黃黃 ê 屎栝齒，佻彼支極勢弄喙花，講話糊癩癩 ê 媒人喙，khi-móo-tsih 就感覺足袂爽。管待伊女方是佻爾仔好額，我才無咧稀罕，男子漢大丈夫，哪會使做米蟲，數想予查某人飼！

「泥仔，緊結婚啦！」阿母閣開始楚楚唸矣。

奇怪，頂月日，我佢婿姑娘阿敏仔去夜婆谷 tshit-thô，我無張持講著「結婚」兩字，伊嘛毋知影按怎，規个人煞雄雄頂真起來，問講：「阿泥，咱較早結婚咧，好無？」

我真正驚一越，in 哪會攏對結婚這件代誌遐著急？我一點仔心理準備都無。

「真 ê 啦！愛哭文仔昨日提足濟物件來阮兜，一直對我笑咧笑咧，使目尾呢！」

「你莫傷敏感啦！人無的確是去看恁阿母 ê，恁阿母敢毋是人咧艱苦？」

「真 ê 啦！」阿敏仔可能認為我毋相信，那流目屎那嚷出聲：「真 ê 啦！愛哭文仔是來欲講親情 ê，伊先揸等路來共阮阿母烏西，司奶 ê 啦。」

因為阿敏仔嚷甲足大聲，閣佇遐越趺頓蹄，煞予邊仔 ê 遊客感覺怪奇，甚至有人提相機起來翕，愈來愈濟人圍倚來，害我有夠歹勢，我就大聲嚷伊：「阿敏仔，你莫遐三八啦，莫閣吵矣！」

阿敏仔受氣，翻頭就做伊走，消失佇夜婆谷的霧霧中。真害，就算講愛哭文仔對伊有啥物企圖，嘛無需要揣我出氣，閣磕袂著就目屎流目屎滴！

4

倒轉來到厝，阿母共園佇埋尾 ê 椅頭仔疊予好，挈布仔拭擔仔車 ê 桌仔面，閣無閒款足濟碗箸，沓沓滴滴 ê 工課，濟甲若貓仔毛，仙做嘛做袂了。明仔載透早，伊著愛冗早起床，揀這台手車仔去菜市仔，躡人 ê 店頭亭仔趺稅一跡，排擔仔賣麵拚生理。

「泥仔，你漢草比阿母較懸一粒頭。你敢捌想過我逐日按呢無閒 tshih-tshih 是為著啥？」阿母聲音哀怨，講：「逐擺我若聽著有人來投講，你佇外口佢人冤家相拍、跋笈、看霸王戲，我攏毋相信。若真正有按呢，嘛一定是予朋友牽去 ê，你是真乖、真巧、真善良 ê 因仔。莫予我失望，好無？」

講實在ê，從阿母開始賣麵趁食，我攏毋捌鬥做啥物工課，我若欲鬥做伊就講毋免，叫我去讀冊就好。這馬看講伊咧無閒，我嘛毋知會當做啥。

「有時陣，我半暝仔精神，看著眠床頭彼隻布熊紅嬰仔，就是細漢時恁阿爸買予你，你嫌傷細隻，氣掣掣就共擲揸掣，想欲搶阿虎仔彼台阿爸送伊ê『夜婆俠玩具車』，你哭甲我就足毋甘ê……」

阿母跼佇亭仔跤那洗碗那講，伊哪會勾甲賸一粒仔爾爾！

我感覺頭殼小可眩眩行到窗仔邊，我共強欲津落來ê目屎忍牢咧，想想咧就應阿母講：「阿母，好啦！我答應你，明仔載來去佻溫小姐見面！」

「乖囡，多謝你。」阿母歡喜甲隨倚起來，共我攬牢牢。「劉嬪仔共恁約明仔載ê下晡一點，佇第一銀行門跤口。」

我開始怨恨阿爸，伊佻愛哭文仔仝款可惡，一定用錢、用手段欺騙足濟查某人。阿爸死矣，阿母一定會歡喜聽著這個消息，伊致著風流病死去矣。哈哈！

「阿爸死矣」這馬敢欲共阿母講？

嗯，無一定是愛哭文仔亂使編來氣我的白賊話？毋過，阿爸為啥物欲騙阿母？為啥物、為啥物……

這暗我麗佇眠床，遮ê「為啥物」變做一隻一隻ê大怪物向我衝過來，我抵擋袂牢矣，我忝矣、我欲覘起來，覘起來，覘起來，覘甲逐家攏揣我無。

5

隔日，我去「港東小吃部」揣阿旺仔，日頭已經peh甲半天懸矣。

「阿泥，你遮晏來，嘛無來遮食早頓，看起來若像有心事袂解決ê款。」阿旺仔哺一口檳榔無啥歡喜，講：「逐个人攏去十三號碼頭矣，我佇遮等你等足久ê，昨昏予恁阿母摠轉去，是有按怎，是無？」

「你減問幾句仔會使袂？」我出手搭伊 ê 肩胛頭，講：「今仔日我袂當去做工，你替我共愛哭文仔 in 老爸講一聲。」

「啥？你是咧驚，驚去碼頭會拄著烏熊彼陣人，是無？」

「驚啥欸！」我胸坎頓幾若下，講：「我男子漢，查埔困呢！是阮阿母交代我，叫我愛去見一個人。伊向望我緊娶某啦！」

「娶某？佢阿敏仔？」阿旺仔呷一嚙檳榔汁。

「毋是。」我講：「是劉嬌仔紹介 ê，姓溫。叫我去第一銀行相見。」

「啥？你真正欲娶某矣喔？」阿旺仔喝出聲：「較早你敢毋是講討厭查某 ê，一世人無愛娶某？」

「莫吵，這陣我毋知啦！有也好，無嘛準拄好！無重要啦！」

「按呢你叫阿敏仔欲按怎樣？」

「阿敏仔佢我有啥物關係？」

「嘿，你無夠朋友喔！你嫌阿敏仔是剃頭婆仔是無？你加讀幾冬仔冊，是咧囂佻啥欸？」阿旺仔氣怱怱，講：「昨暗你佢恁老母轉去了後，阿敏仔閣走來欲揣你，伊哭甲虛 lè-lè，講愛哭文仔閣提錢予 in 老母，是欲準做送訂 ê 聘金。」

「阿旺仔，你若不服，就去揣愛哭文仔算數，抑是去揣阿敏仔 in 老母才著啊。」

「嘿，我看毋著人矣。無意無思啦！你無夠朋友，你掠準你是老大 ê，我阿旺仔看你袂起。嗑～～呷！」阿旺仔共檳榔汁呷蹣我 ê 鞋仔，一埭紅帕帕有夠癩癩鬼。

「按恁我著愛娶阿敏仔做某？憑啥？而且 in 兜欠人遐濟錢，in 老母愛挈十萬箍！十萬箍是佻濟你知影無？著愛夯規世人的貨，我敢講十个阿旺仔，做十世人嘛無法度。」

想袂到，阿旺仔為著小可代誌就佷我變面，我開始後悔彼擺佇龍泉墘，為著欲救伊去予人刮一刀，愈想愈怨嘆就共伊擣講：「阿旺仔，你看較清楚咧。」

「毋過，你一點仔都無關心阿敏仔，閣共伊歹衝衝。」阿旺仔受氣做伊走矣。

為啥物欲佷阿旺仔變面呢？

阿旺仔講：「你破病時陣，阿敏仔共你煎藥仔，前改，你共愛哭文仔 in 送貨拍毋見物件，是阿敏仔替你還 ê，阿敏仔……」

阿旺仔講了無毋著，阿敏仔對我足好 ê，毋過，我佷伊只不過是楚街、開講爾爾。我看袂慣勢愛哭文仔佷阿花仔 in 做瘦氣，阿敏仔看起來較孤單，我才會接近伊。

阿敏仔 in 阿母真歹性地，定定來剃頭店共詈共罵，講伊趁 ê 錢遐少，無夠伊跋一斗麻雀 ê 底，便若伊受委屈，就覆蹄我 ê 肩胛頭吼，我只好共伊安慰，啥人知影按呢敢是愛情？

6

離開「港墘小吃部」，我倚躡十字路口，路頭彼个大型電子錶顯示「10:30」，離下晝一點見面閣有兩點外鐘，街仔吭吭叫 ê 機車聲，予我 ê 心頭閣較亂紛紛，四界通，毋知家已欲行對佷位去。

「泥仔，阿母上大 ê 心願，就是共你晟養大漢，看你娶某生囡，建立家己 ê 家庭，按呢阿母 ê 任務就完成矣。這馬阿母有歲矣，閣食嘛無佷久矣，你愛緊娶某……」阿母 ê 話閣浮佇我 ê 頭殼底。

娶某？敢有遐要緊？

這擺佷溫姑娘對看了後，禮堂完婚、娶某、生囡，我 ê 人生就會圓滿？生囡了後咧？人嘛是難免一死啊！

「阿爸死矣」這陣敢欲共阿母講？

阿母佻阿爸 in 敢有啥物愛情？In 是按怎熟似 ê？阿爸拈著阿母 ê 手巾仔才結緣 ê？阿母有愛伊？抑是阿爸逐日去阿母公司 ê 門跤口等？送阿母嬌嬌 ê 花蕊？兩個有意愛 ê 人，後來按怎會變做冤仇人？若是按呢，甜蜜 ê 愛情煞變做予人驚惶 ê 怪物呢！敢毋是？

十二點外，腹肚枵，我去買一粒包甜餡 ê 麩來食，行去第一銀行亭仔跤等溫姑娘。阿母講溫姑娘生做袂襪，是瓜子款 ê 面模仔？長頭髮？穿『迷你裙』？十二點五十分，有影看著一个身材瘦抽、愛嬌模樣 ê 查某因仔行倚來，伊揸一跤看起來誠高尚 ê 皮包仔，我認真看伊 ê 胸前，確實有結一蕊玫瑰花，無錯，這就是劉嬌仔講 ê 「信物暗號」。

「請問你是溫……」我行倚去，細聲共問。

想袂到，這個姑娘仔大聲應：「我就是。你好，你是阿泥。」

伊真大範自動佻我握手，閣講：「你阿泥 ê 故事我聽足濟矣，一个男子漢，著無？」

我真正予伊 ê 氣口驚著，一時間，毋知影欲按怎共應。繼落，伊閣講：「免驚，我欣賞你，你想欲看『大浪子』這片電影，門票我買好矣，這馬行過去拄仔好。」

我毋捌拄著遮爾大範，閣嬌噹噹 ê 姑娘仔，就聽話乖乖仔綴伊行，行入去戲園看電影，《大浪子》開始矣，攏伊咧共我講劇情，佇暗暗 ê 戲園內底，鼻著伊身軀 ê 芳水味，我規个人攏茫去矣。

一直到影戲做煞，佻伊同齊行出戲園，天頂 ê 雲烏 khâm-khâm，頭拄仔若像有落雨，打馬膠路頂懸澹糊糊，天氣有淡薄仔涼冷，伊閣講著《大浪子》 ê 情節，我才清醒過來。

我講：「這個大浪子共女主角安葬，擲掉彼枝銃了後，孤單一人行出銀幕外。這就是英雄本色，真正予人欽佩。」

溫姑娘笑出聲，講：「浪子有浪子 ê 悲哀，伊毋但失去土地、失去親人，上悲哀 ê，是失去敵人，連一个活 ê 敵人嘛無，按呢，浪子活佇世間有啥意義？」

「人生 ê 意義是啥？」我講予伊聽，親像我定定講予阿敏仔聽：「這只是作者寫出來騙人客 ê 目屎爾爾。」阿敏仔愛看彼種一本十籮 ê 「鐵路小說」，逐擺看了擺會面憂

面結，問我：「為啥物男主角欲放揀女主角？為啥物相愛 ê 人袂當結婚？為啥物 in 兜哪會遐散？為啥物 in 老母會遐歹性地？……」

「大浪子恰女主角，應該愛有圓滿 ê 結局，結婚。」溫姑娘講：「人生才會幸福。」

「像你就有幸福 ê 人生。你叫做溫女盡，著無？」

「是啊！我愛看電視劇、有海鳥咧飛 ê 電影，有時陣我會敲電話去電台，點流行歌仔予朋友聽。」伊伸手去掰頭髮，講：「彼擺足心適 ê。」

「為啥物你無讀大學，恁兜敢是足好額 ê。」我好玄共問。

「阮阿母講飼查某因仔是食了米，加了錢，準講讀到博士嘛是愛嫁出去，隔壁阿里仔 in 查某因，大學出業後揀啊揀，嘛是揀著一个賣龍眼 ê，終其尾嘛是嫁人做細姨。」

「哦，你敢袂怨恨恁阿母？」

「恨？」伊哺樹奶糖 ê 喙，一時得煞恬恬，規个人有淡薄仔愣去 ê 款。

「敢袂？恁兜還有錢，無予你讀大學……」

「呵，我擺無按呢感覺，我過了足快樂 ê。」伊閣繼續哺樹奶糖，講：「顛倒我感覺對不起阿母，予伊誠失望，阮六姊號做『招弟』，我一出世拄好是『七仙女』，我應該怨恨 ê，是哪會無予我出世做查埔 ê。」

有一台上北 ê 慢車通過平交道，柵仔擡起來，我看著兩條鐵枝仔硬迸迸、冷吱吱，親像雙方保持距離，互相擺無交插。

「阿母叫我愛招因婿，入阮溫家 ê 門，因為六个阿姊擺嫁出矣。阿泥，你敢有恰意我？」

這擺，溫姑娘有小可歹勢 ê 款，頭頓頓，閣垂手咧耍伊 ê 皮包仔。

我毋知欲按怎回答伊，雄雄，我想起阿母，伊這陣敢去排擔仔賣麵矣？想著阿敏仔，伊這馬敢佇剃頭店共人剃頭？

7

天色愈來愈暗，阮行轉去第一銀行欲相辭，雄雄有一陣機車倚近，楚圓籬仔共阮圍一起來，機車催油催甲吭吭叫，閣用光映映 ê 車燈電火共阮照。

Tshuā頭 ê，毋是別人，正是十三碼頭幫主烏熊，佇伊邊仔 ê 人竟然是檳榔旺仔。阿旺仔足大聲共烏熊講：「頂擺就是這個狗泥仔，拍恁彼个細漢 ê。」

我知影阿旺仔刁持欲氣我 ê，就講：「阿旺仔咱是朋友，你無需要按呢做！」

「哼，啥人恰你是朋友，無共你教示一下袂使得。」阿旺仔啞一喙檳榔汁，冷笑講：「烏熊大 ê，你有看彼个查某手揸 ê 皮包仔無，我敢講內底一定有錢飽飽，今仔日恁趁著好空 ê！」

烏熊彼幫陣人攏大笑，in ê 機車漸漸楚倚來。我叫溫姑娘覘佇尻脊後，我共外衫褪落來，纏佇手裡楚圓籬仔，大下摔遐 ê 衝過來 ê 人。

「狗泥仔，叫彼个查某乖乖共皮包仔予烏熊大 ê，我就叫烏熊饒你一條狗命。」

阿旺仔閣佇遐清笑。痒响袂忍得嗽，我擋袂牢就衝過去，煞予烏熊 in hia-ê 細漢 ê 掠牢咧，個起跤動手就共我拍、共我慳。

勢面規个亂操操，佇混亂中有聽著溫姑娘大聲喝講：「莫閣拍矣，我 ê 皮包仔予恁。錢做恁提去。」

「烏熊大 ê，敢若有人去報警，警察欲來矣。」有人提醒。

「按呢傷便宜這個小囡矣！」有人按呢講。

「無要緊，地球是圓ê，咱相拄會著，後擺若閣予恁爸擔著，絕對欲共你電甲金爍爍。」烏熊講：「橫直這擺咱卯死矣，錢既是有提著矣，逐家先旋。」

In 共我擲蹠塗跂，躡足久我才 peh 會起來，阿旺仔閣倚佇遐，大聲嚷：「狗泥仔，上尾我閣講一句，分你鼻芳咧，阿敏仔走無去矣，凡勢伊想袂開，走去自殺矣！」伊那講那退，講了就若像起痠按呢，那笑那離開。

啥？阿敏仔失蹤……

「你毋通按呢拚命，好漢毋食眼前虧，錢閣趁就有。」溫姑娘共我鬥牽起來。我足受氣開喙罵伊：「你哪著共錢擲予 in，我阿泥仔才無咧共 in 信篤。死，只不而過是無氣爾爾。」

溫姑娘嗤嗤嗆嗆煞啼哭出聲，予我想起彼工，阿敏仔嘛親像按呢咧啼哭，伊講伊欲食愛暎藥仔自殺，若是我無愛伊腹肚底ê 囡仔。

「莫痠神經矣，好無？咱也無按怎啊！」

「你攏袂記得矣，咱去夜婆谷彼改，我先走，後來你受氣，閣來揣我，彼暗，你有燒酒淋甲醉茫茫，就共我……，這幾日我攏感覺怪怪，有聽阿花仔咧講，按呢就是有身矣，嗚，我欲按怎才好……」

這馬阿敏仔敢真正失蹤矣？

拜託伊毋通做戇代誌才好……我一路想，一路拜託天公伯仔鬥保庇。

8

轉到厝，叫是阿母去排擔仔賣麵，哪知影阿母竟然跪佇埕尾，毋知咧創啥。

伊看著我ê 手曲流血，趕緊從入去房間提藥仔共我抹。我看伊兩蕊目凋哭甲 ham-ham 腫腫，問講：「阿母，發生啥代誌，你哪會跪咧拜？」

阿母吼出聲，講：「泥仔，恁阿爸死矣。」

「啥，阿母你哪會知，敢是愛哭文仔講的。莫插伊，伊上勢共人騙。」

「毋是伊講ê，下晡對台北來一个穿西裝ê，講伊是律師，代表恁阿爸來執行遺囑，恁阿爸著癌症，頂禮拜已經過身矣。我本來毋信，伊提恁阿爸ê兩張批，一張予我，一張欲予你，我讀了……」

阿母講到遮，喉溼目屎四淋垂，話攏講袂落去干焦吼，吼有一睷仔，就停落來，提一个包裝甲誠嬌ê篋仔予我，講是阿爸送來ê禮物，我拆開共看，規个人煞愣愣袂振動，竟然是我因仔時，所看著ê『夜婆俠玩具車』，夜婆ê翼仔，猶原遐爾仔威風，烏金ê外殼，嘛是遐爾仔嬌氣。

我拆開這張批信，看咧看咧目屎不知不覺就直直落。

「阿泥：這台夜婆車晏到二十五冬矣，發生代誌ê隔轉工，我知影家己毋著，就買來欲送你，我恰恁阿母，兩個大人ê代誌舞袂好勢，害著你這個無辜ê乖囡受苦，恁阿母辛苦囉……，我咧等恁母仔囡ê原諒，請你共這個禮物收落來，好無？恁小弟阿虎仔，隔幾日仔會來揣恁，恰你參詳欲按怎，有孝恁阿母ê代誌……」

彼下暗，我共這台夜婆車攬緼緼。睷夢中，我駛這台車飛轉去因仔時代，上山落海飛天鑽地，無佸久，若像聽著有人佇後壁怦怦喘咧逐我，叫我等in，我斟酌聽，敢若是失蹤無去ê阿敏仔，我越頭一看，果然是伊，伊ê手若像閣有抱一个紅嬰仔……



作者感言 蔡錦德

感謝教育部辦理文學獎，提升台語文的重要和價值；多謝評審委員對小文的顧愛恰評論，予我有閣較大學習參成長的機會。

寄望教育部逐冬攏會當舉辦文學獎，向望愈來愈濟人投入去寫作，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活動。